

· 中国当代
作家选集
丛书 ·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从维熙

CONG WEI XI

中国当代作家选集丛书

从维熙



北林图 A00123856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九七年·北京

445939

(京)新登字002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从维熙/从维熙著.-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1997.3

(中国当代作家选集丛书)

ISBN7-02-002380-0

I.从… I.从… III.文学-作品集 IV.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)

责任编辑:姚淑芝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字数346千字 开本850×1168毫米 1/32 印张15 插页4

1997年3月北京第1版

1997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5000

定价22.00元



作者像

方太阳

从维熙

——神话中说，太阳和月亮是
金乌和玉兔两个坐骑

1

“我冷”她喃喃着。

“靠紧我一点。”答话的是爸爸。

N城冷早冷，暖早暖的，炉火早已
熄灭，或者说根本就没有生火。不
是十五平米的小屋里，除了堆放着
一些不会出气儿的破桌椅，以及散

作者手迹

出版说明

为了展示建国以来文学创作的实绩,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进一步发展和繁荣,我们陆续编辑出版“中国当代作家选集丛书”。这套丛书,拟选收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文学创作上做出重要成绩的作家的中、短篇小说,诗歌,散文等代表作(包括儿童文学创作),每人一集,每集大约二十五万字,并附有作家照片、手迹和主要作品目录,以便与我社同香港三联书店合编的“中国现代作家选集丛书”相衔接,构成一个完整的系列丛书。读者从每一集里,可以看出某一作家的基本创作面貌及创作实绩;各集合在一起,大体可以总览我国当代文学创作(长篇小说除外)的基本面貌和主要成就。

目 次

并不愉快的故事	1
大墙下的红玉兰	20
远去的白帆	88
临街的窗	180
方太阳	205
阴阳界	
——《鹿回头》之二	259
落红	
——《眼睛备忘录》之一	393
祭钟	
——世纪末的故事	466
附录 主要作品目录	474

并不愉快的故事

平原地区，布谷鸟是报春的信号，在山区野花岭第一个传播春天消息的却是那黑灰色的云雀。它来得是那么准确，似乎是：天刚变得水蓝色，淡红色的苹果花刚开它就飞来了，在火似的红云旁边，翻着小巧的身子唱着春曲。

春天——在它的歌声里到来，山野间的小溪变得活泼了，跳动着像银马驹似的从山上流了下来。野雁落在溪水旁边探长脖子喝了点水，抖动着翅膀准备向塞外飞行。这时，溪水围绕的野花岭上，坡坡洼洼都被春天染绿了；碧草环上的红花、白花、紫花，一直开到苹果园。春天——一切都是积极的，向上的，唯独看管果园的齐东海老头子的脸上，却找不到一点春天的消息。是老头子不喜欢春天吗？不！绝不是。往年一进春三月，苹果花开得像团火似的时候，老头子两条黑白掺杂的眉毛就像鸟翅似的飞了起来。他天天顶着星星就起炕，围着果园转两遭儿，然后蹲到小溪旁边洗个脸，在浓郁的花香里大声地咳嗽两声。当他回到果园的石板房，老婆子一准把粥熬熟了，老头子一喝一个饱。吃过饭后，老头子带上点干粮，一天的心思都浇在这片果木园里，直到太阳落坡才回来。

今年，果树花开得枝连枝朵连朵，要按照一朵花一个果来计算，秋后果子要压颤枝了。尽管今年花开得那么好，每朵花都像

朝着他微笑，老头子却连眉毛都不抬了。他脸上老当益壮的红润消失了，脸上爬上细碎网状的皱纹，就像一棵红花绿叶的苹果树，突然遭到意外袭击凋谢了似的那么枯干。他改变了每天早起的习惯，总是等太阳升起有一竿子高，老头子才慢慢从石板房里出来，坐在石板房前一块青石板上颤动着嘴角，像要对谁说话，可是他面前没有人，是一片粉红色的花海。

后山实在太闭塞了，除去看果园的齐东海老头之外，就剩下一户没被批准入社的富农。这户富农叫赵福印，黄连水浇大的齐东海，有什么事也绝不会找人去诉说的。他想找农林牧社主任白长禄谈谈，找社员谈谈，可社主任和社员都住在前山，要想去倾吐一下心里话，还得翻过这条擦着云彩的大山梁。要等主任来到后山，那除非是果熟季节，那些日子他尾随在姑娘身后，捡起每一个被丢下的果子，其他时间，后山这个偏僻的角落，就好像被他遗忘了似地，总也不来。

去年秋天，野花岭农林牧社得了“勤俭办社”的大锦旗，白长禄就更加忙碌了。春节期间，齐东海老头到社办公室拿捆扎果树的草绳，他看见社主任白长禄坐在锦旗下面，诚恳地、耐心地用他那沙哑低沉的声音，说服来办公室借支的社员：“……建设社会主义！困难就是多，自个儿多想办法克服么！”老头子看看主任是真忙，对他不到后山去不但没有了意见，在老头儿眼光里白长禄真是野花岭社员的好当家的。

今年三月，苹果花开的时候，齐东海的老伴喘病复发了，老头子本想找白长禄主任去借支俩钱，抓一服药，可是老头子一想到在过去的年月里，老伴的哮喘病，喘上几天，不吃药也就过去了；再说老头子一走，没人侍候老婆子的病……这么一想，便拖拖拉拉地搁下来了，但是这次老婆子喘上有七八天了也没见好，老头子才开始发起愁来。

他，一连三四天坐在青石板上思索着，徘徊着急。

他一个人孤独地对果木园说话。

二

这天清晨，齐东海老头刚在石板上坐定，屋里便传出微弱的喊声：

“老头子——”

“咳……咳……”剧烈的喘声咳嗽声过后，又是一阵微弱的呼喊声，“老头子！你来呀！”

齐东海老头猛然一惊，急忙进了屋来问道：

“怎么！你怕吗？……”

“咳……咳……”老婆子声音小而弱，咳嗽声里夹杂着干喘。她也许是看出老头子着急的脸孔，脸上故意现出一丝干涩的微笑说：“不要紧，你快拿着老药方子抓点药去，我的嗓子眼儿像说不出话来。咳……咳……”她说话的时候，支撑着身子想坐起来，可是气力不支，她只好“忽吃忽吃”地又躺在炕上。

矮矮的老头齐东海，浑身被一层热汗包围了，他伸出枯树皮似的大手摸摸老伴的脑门，脸上霍地变了个颜色，汗珠子顺脸淌下来，他两只手不知往哪儿放才好了。

半天，他说：“剩你一个人行吗？”

老婆子没有回答，只是朝门外摆摆手。

齐东海老头是多么不愿意离开犯喘的老伴啊！但是不离开是不行了；刚才他摸着老伴的脑门烧得像炭热似的，再三心二意地耽误下去，也许会……当老头子想到最坏的念头上，忙着给老伴倒上一碗开水，穿上“登倒山”的铁钉子鞋出了门。

春天的野花岭显得那么高啊！翠绿的山梁和水蓝水蓝的天

像是连在一起。一只野鹰徘徊在天与驼峰之间，只有星星那么大的一个黑点。“可是再高也得爬过去，”被老伴病情占有的齐东海，一边嘟嘟囔囔，一边加快脚步。

本来上山有一条盘山小路，老头子不愿意走这“8”字形弯路，穿过果园直奔山梁了。这不是路的路，都是陡壁和峭崖，小石之间长满野酸枣枝和多刺的蒺藜。老头子对这些全不在意，施展出山区农民爬山的本领，穿过崖石，爬上野梨树，虽然他已经是满脸皱纹的老头子，却像猴子般的灵巧，疾鸟般的轻盈。他披着的破棉袄被枣枝划破露出棉花，脸上出现了一道道的血痕。清晨的露水是有毒的，齐东海老头腿腕有些浮肿……“可是这怕什么呢！只要能快些把药抓来！”老头子心想。当他迈上山梁，瞧瞧自己这个打扮，摸摸刮破了的老脸，没有停留一刻，甚至连挂在身上的酸枣枝也没有摘，匆忙地朝社办公室奔去。

他推开社办公室的门，差点和一群社员撞个满怀。这群社员正在争吵着什么，声音高而尖，齐东海老头迈进前腿，吵嚷声被突然出现的老头子压下去了。齐东海不问吵闹原因，张口结舌地问：“主任在吗？”

“找白主任？我们也正找他哪！”

“他呀！”一个叫二青的楞小伙子说，“他走啦！上区里开劳模会去啦！”

“齐大爷找他有什么事？”

“想……想……借俩钱！”齐东海苦笑一下。

“都是为钱啊！社长一个子儿都捏出汗来。”一个妇女尖声嚷着，“我家前三天就没盐吃啦！想借俩钱，他跟我说：‘克服克服么，建设社会主义该忍着点，社里钱不多！’——”

叫二青的小伙子打断妇女的话说：“社里钱有的是，没钱能

叫咱们出勤来盖石板仓库？”

“是啊！”女人声，“干脆咱们——”她这句话还没有说完，一个年轻社员，像有了什么新发现似的，从勤俭办社的锦旗下面发现一张纸条，上边是主任白长禄的笔体。上写：“社员同志们！我去开区劳模会了，我一走，贴准有人来借支！钱么！社里不能没有，可是咱们得发展社呀！你们千万不要去找信用社会计，没有我批的条子，什么原因也不会借给你钱的。同志们！多想点社会主义，少想点自个儿，克服克服眼前的困难吧！”

“又是克服克服，寿星老弹弦子总一个调啊！”

“撕了它——”随着这乱哄哄的喊声，“嘶嘶”两声纸条被撕得粉碎。

“净是空话，吃饭没咸盐，点灯没钱买油，能克服么？”

“县里日用百货上了野花岭，是让咱们一步一步改善生活，毛主席号召农民走合作化这条路，也是让咱们一天比一天强，咱们这个社可倒不坏，社员没钱买油，妇女没钱买针线，社里可又盖大马棚，又盖大仓库。干脆，咱们不干了！”

“对！”屋子里轰鸣了，“歇工！”

这一阵吵闹把齐东海闹得迷迷瞪瞪，刚才牵记住的老伴的病，被大伙闹忘了一半。他，心里乱得像一团麻，正在他不知所措的当儿，楞小伙子二青带着社员就要往外走。齐东海老头看见合作社要闹大问题，心里一急，不知怎么就张开了胳膊。他结结巴巴地说：“社员们：别这么办哪！主任不是为咱们大家好吗！咱们想想！”

“齐大爷：您在后山知道什么呀！”二青大口大口地喘着气说，“把咱们社员小脖拴得够紧的了，谁也没听说过‘勤俭办社’是这个办法……”

齐东海老头灰白掺杂的眉毛跳动了一下：“对！社里可能照

顾社员不够，可是咱们是社员，一窝蜂乱噪噪这像个什么样子。歇工，歇工那更不对啦！有意见回来提么！”齐东海是野花岭的老前辈了，为人忠厚，过去他的话在穷人堆里一字一响，眼前，这群肝火旺盛的社员也被说得鸦雀无声。齐东海老头子擦擦鼻梁上的热汗，又说服了好一阵，才从社办公室出来。

太阳已经三竿子高了，由于刚才在办公室的耽搁，他不得不加快脚步，特别是他想起老伴还躺在后山角下石板房里连哼带喘，他几乎是小跑了。惯于一个人对着果木园说话的老头子，边走边叨咕：“人生七十古来稀呀！她今年已经七十整了，哎！跟我喝了一辈子黄连水呵！好日子刚开头，她真没命过几天好日子？”不知为什么，老头总是往最坏的结果上估计，而想到最坏的结果上时，他暗暗骂自己抓药抓晚了，于是，他脚步就更快，恨不得在衰老的筋骨上插上翅膀，飞到区人民委员会。

七里半的山路，齐东海几乎是一口气赶到的。对于走惯山路的人，走崎岖的山路就像熟水手在河里撑船一样轻松容易。区人民委员会传达室一个小伙子，看他是满头汗珠，立刻把他引到院里，用手指那一排长长的房子说：“正在大堂里开区劳模会！”齐东海老头几步就赶到大堂门口，当他要拉门时缩住了手。大堂里正爆发出一阵炒豆似的掌声，还有人喊：“请勤俭办社的模范白长禄讲话！”齐东海不由己的从门缝朝里望去，啊！屋里坐满了挂红条的人，社长白长禄穿着新裤褂，脸上泛着红光，嘴角半张半合地微笑着，一直走上讲台。齐东海老头不错神地看着白长禄，只见他先朝魏区长点点头，就要说话了，老头子自个儿打肚皮官司：“是进去，还是不去呢？”最后齐东海老头决定坐在石阶上等他，并希望他快点结束这场讲话。低沉沙哑的嗓音飘出来了：“劳模同志们！区里发给我们社一个勤俭办社的锦旗，又培养我当个劳模，我，”他沙哑地咳嗽一声，“我太感谢党和

毛主席啦！我没有什么经验可谈的，只有这么一点：别听社员哭穷，心里有你的定盘星，他拍桌子你耐心说服他，他瞪眼你也别耍态度，让他想办法克服困难。我，”他又咳嗽几声，说：“我常用这几句话来教育社员们：‘建设社会主义么！困难就是多，克服克服么！’磨来磨去，他们磨不出钱来，也就忍下去了。用这些钱来扩大社里公积金、公益金，买来十头新牲口，现在社员们正兴高采烈地修马棚、盖仓库哪！咱们山区，真是一年要比一年强啊！”……

齐东海老头在外边蹲了半天，心里是急如火燎；白主任在讲台上讲起话来，却像老牛拉车又慢又长。老头子几次想推开门进去，可是又没有胆量。他愣愣地站起来，焦急地搓搓手，只等到里边响起稀稀拉拉的掌声的时候，他才推门进去。

幸好，白长禄坐的地方靠门不远，齐东海老头没走几步就找着了。他。

“哎！”白长禄晕红的脸色暗淡了一些，奇怪地说，“齐大爷！你怎么也来了？”

“我……”老头子结结巴巴说不出话来。

白长禄怕搅乱会场，把老头带到大堂的窗根下，两只探索的眼神，停在齐东海老头满脸皱纹的脸上。齐东海老头脸上的汗水已经流成条条小河，他痛苦地擦着热汗，用不清楚的口舌说：“长禄！你给开个条儿，我得上县医院去抓点药。”

“噢！”白长禄低声说，“借钱来啦？”

“嗯！”齐东海老头连连点头，“长禄，快点吧！快给我开个条儿，我好去抓药。”

“钱？我这儿没有哇！”

“你不是留了条儿，借支得你开条吗？”

“社里没钱，不，有钱也不多呀！那还留着扩大生产哪！”白

长禄声调不快不慢，不高不低，那么平静好听。

齐东海老头从来没借过支，刚才在路上他是满抱希望，谈到这里，看起来借支还是有困难的。老实巴交的齐东海真想不借了，但是那怎么行呢？老婆子孤独地在果园……老头子已经从商量的口气，变为央求似的口气了（尽管白长禄并没发怒，他从来也没对谁耍过态度）：“我老伴这回病得厉害，借俩钱，等果熟分配时再扣我的工分，怎么样？长禄？”

“你去年分的钱哪？”

“投资啦！长禄！不是你动员我投的吗？”

“对！对！齐大爷。谁不当家谁不知柴米贵呀！社主任这本经可真难念哪！”白长禄长嘘短叹地声调更加亲切和蔼，“齐大爷，我看，是不是找其他社员借一下！”

“社里不给解决这个问题吗？”老头子鼓足勇气问道。

“说哪儿去了！”白长禄从和蔼变成客气，“您想想，社员有好几十户，将来都要过好日子，就拿您来说吧！将来还得养老，享几天清闲福，前边的山景那么好，您别只看您自个的脚丫子，望前看望远看哪！社里不是人人都会背这几句话吗：点灯不用油，耕地不用牛，走道不小心，苹果砸肿头！……”

“那……”齐东海老头说不出话来了，他尴尬难堪地抬起头。房檐下面，一对鸽子，正欢欢喜喜“咕咕咕咕”地叫着，看见老头把脸对准它们，一扑拉翅膀飞走了。

片刻的沉默。

白长禄锁着的两条浓眉忽然松开，他像割掉身上一块肉似的坚决地说：“齐大爷，我这么想：大娘闹喘病不是一年两年了，都闹了半辈子了，这回闹，也许过两天会好喽吧！话虽是这么说，生灾长病这个事可不是闹着玩的！万一要有个差错，我白长禄也担不起责任……齐大爷您看这么办好不好，您回社里跟社

员们借借，实在借不到，再回来找我，我想办法……”

齐东海没有应声，他只能扭转身来往回走。白长禄在身后嘱托说：“您回去可别宣扬，您这回算个例外，齐大爷听清了吗？”

老实厚道的齐东海，在区人民委员会门口站了站，便顺着山路往回走了。一滴晶莹的眼泪，顺着他苍老的眼角爬了出来，滴到他长满老茧的大手上……

三

藏在果园深处的小咕咕鸟“咕——咕——咕——咕”叫得多动听啊！只要它一唱，整个果园不知名的野鸟群就同唱起来，啼声一断一续，把齐东海老头三间石板房包围起来。爱听鸟唱这是果农的特点之一，当然齐东海老头也不例外，听着一种鸟叫，他闭着眼也能叫出它的名字。果收季节，前山的孩子们都跑到后山来玩，齐东海老头能像背山歌那么烂熟，学着每一种鸟叫。

可是在今天，一切都引不起他的兴趣了，脑袋嗡嗡的，里边像有一盘磨在旋转，加上苹果园里鸟儿拚命噪叫，他甚至感觉到脑袋上裂开一道大缝……他疲倦地拖着两条老腿从区人民委员会回家。

一去一回的路程不算近哪！再加上他年纪已近七十，清早饿着肚子走的，浑身懒散得像一把没有骨头的伞，腿有点发软，身子有点发飘，他咬着牙一步一步地走下山梁。归来的路上，他本想按照主任指示，上各家各户去借点零钱，但是老头子的两腿不愿往那边迈步：老婆子怎么样呢？也许会好点了吧！借钱又得去挺大工夫，还许一个子儿也借不到，就是借着，老婆子万一在这个时候有个意外，死了都会睁着眼的！想到这里，他在山梁

上直接朝后山走来了。

老头子颤颤巍巍地穿过果园，汗流浹背地推开门就奔向炕头：“老婆子！”他呼喊，两手放在老伴的前额上：老婆子前额的烧退了，但冷冷地像块石头。齐东海老头“啊！”哑叫了一声便坐倒在地上，他的脸一刹变得煞白，挣扎着站起来呼唤着：“你……你醒醒啊！你睁眼看看我啊！我站在你跟前了！睁开眼，睁开眼……”

老婆子眼皮微微张开一些又合上，半天，她才困难地睁开一双无神的眼睛，轻轻地说出一个字：

“药！”

“药？药？”齐东海心如刀割，安顿着说，“别怕！有办法治病！”

“呵！”她微微摇摇头，“你没抓药来呀！哎！抓来也不行啦！老头子！没别的话告诉你，咱俩看了一辈子果木，咽了气给我装口好棺材！”她嘴唇由青而白，合上双眼。

齐东海老头惊愕了，要哭哭不出声音，要喊喊不出嘴巴，他像疯了傻了似的两眼直盯着老伴即将死去的身子。忽然，这时候门口有了脚步声和马蹄声，老头子听见这声音像得了救星似地闯出去，他是多么心急呀！在这空旷偏僻的果园里，来一个人给他出主意，想想办法，帮帮忙……在这老伴奄奄一息的时刻该是对齐东海老头多大的帮助和安慰啊，但是老头子前脚刚迈出门坎便使他大失所望——出现在老头子面前的是溜马回来的富农赵福印。老头子尴尬地打望他在后山唯一的邻居一眼，像从山尖跌到山底下，他，踉踉跄跄地退两步靠住了门框。

“齐大爷，您怎么？怎么？”漂亮的赵福印松了马缰走进屋来，他脸上带着关怀的神色。

“啊，齐大娘……齐大爷您快看！”